蜀山劍俠傳/1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五回　重返珠宮 一女無心居樂土　言探弱水 仙源悵望阻歸程

下一回▶

四女在宮中宿了一宵，次日一早起身，宮牆外面已是萬頭攢動，人山人海。冬秀安心顯示島上風光，早命老鐵父子準備舊日俞利所用儀仗，前呼後擁，往方母墓地而去。因爲方母葬處地勢偏僻，俞利本沒把此事放在心上，島民又祇知往方良夫婦廟中敬獻，方良死後，無人修理，墓地上叢草怒生，蓬蒿沒膝。三女自免不了哭奠一場。冬秀知三女對於世俗之事不甚通曉，仍然代三人傳令，吩咐如何修葺。祭墓之後，又往昨晚所去的廟中祭奠方良。三女想起父親死時慘狀，不由放聲悲哭起來。冬秀恐島民看出破綻，再三勸慰纔罷。祭畢出來，初鳳當時便要告別。冬秀道：「大恩姊當衆回宮，恐爲島民所阻。不如晚間無人，悄悄動身的好。」初鳳道：「你們祇不想隨我回去便了，如想走時，何人攔阻得住？你可對他們說，我姊妹三人已選你爲島主，留下二妹三妹暫時相助。我宮中無人照料，急須迴轉。他們如相攔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冬秀沉思了一會兒，知她去志已決，無法挽留，祇得在廟前山坡上，略改了幾句意思，向衆曉諭道：「三位公主原奉方老爹之命，來爲你們除害，事完便要回去，是我們再三挽留。如今大公主急須迴轉海底仙府向方老爹覆命，留下二、三兩位公主與我爲全島之主。命我代向全島人民告辭，異日如有機緣，仍要前來看望。」島民因昨日三女已允暫留島上不歸，先以爲初鳳覆命之後，仍要回來，還不怎樣。及至聽到末兩句，聽出初鳳一時不會再來，不免騷動起來，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。沒等冬秀把話說完，便已一唱百

和，齊聲哭喊：「請大公主也留島中爲王，不要回去。」冬秀見衆喧譁哭留，正在大聲開導，忽見初鳳和二鳳、三鳳說了幾句，走向自己身前，剛剛道得幾句：「姊姊好自珍重，除了妖道餘黨之後，須代我催二妹三妹急速回去，便不枉你我交好一場。」說罷，腳一頓處，憑空縱起一二十丈，朝下面衆人頭上飛越而過。接連在人叢中幾個起落，便已奔到海邊。冬秀連忙同了二鳳、三鳳趕到時，初鳳已經縱身入海，腳踏洪波，向着岸上島民含笑舉了舉手，便已沒入波心不見。

島民見大公主已去，挽留不及，一面朝海跪送；又恐二、三兩位公主也步大公主的後塵，紛紛朝着二鳳、三鳳跪倒，哭求不止。冬秀知島衆不放心，忙拉了二鳳、三鳳迴轉。島衆見二、三公主真個不走，纔改啼爲笑，歡呼起來。二鳳、三鳳當日同了冬秀回宮，無話。

第二日，冬秀命老鐵用幾隻小舟，將俞利手下數十個黨羽放入舟內，各給數日糧食逐出島外，任他們漂流浮海，死生各憑天命。一面問了島中舊日規章，重新改定，去惡從善，使島民得以安居樂業。因知妖道邪法厲害，如等他回來，勝負難測。仗着二鳳、三鳳精通水性，想好一條計策：派佬石選了幾十名精幹武士，駕了島中兵船，請二鳳、三鳳隨了前去，暗藏艙中。由投降的俞利心腹大官中再選一可靠之人，充做頭目，假說俞利壽日，酒後誤食毒果，眼見危急；妖婦因島中出了妖怪，不能分身，接他急速回去，有要事商議。等他到派去的船上，由二鳳、三鳳下手，將他刺死。再傳俞利之命，說從妖婦口中探出妖道謀爲不軌，祇殺他一人，命妖道船中所有餘黨全數回島，聽候使命。等這些餘黨回到島中，再行分別首從發落，以便一網打盡。佬石領命，便同了二鳳、三鳳，自去不提。

事也真巧，冬秀如晚一天派人，事便不濟。那妖道原本定在俞利生日那天趕回慶祝，偏巧在洋裏遇上一陣極大的颶風，連颳了三日。妖道本領原本平常，本人雖能御風而行，卻不能連那兩隻大船也帶了走。僅仗着一點妖法，將船保住，躲入一個島灣裏面，避了三天。等到海裏風勢略定，俞利、妖婦業已就戮了。因爲俞利壽日已過，這次出門從洋船上打劫了不少玩好珍奇之物，另外還有兩個美女，滿心高興。打算把那兩個女子真陰採去，先自己拔個頭籌，再回島送與俞利享受。歸途中，祇管同了盜船中兩個爲首之人盡情作樂，一絲也不着忙。

這一面二鳳、三鳳隨了佬石，到了船上，見茫茫大海，無邊無岸，走了半日，還看不見個船影子。一賭氣跳入海中，先想趕往前面探看。無心中推着船底走了一段，覺出並不

費甚大勁。前行了一陣，仍不見盜船影蹤。姊妹二人嫌船行太慢，便回身推舟而行，這同去的人，原是俞利舊部，雖說爲二鳳姊妹的恩威所服，畢竟同是在島中生息長大，盜船中人大半親故。有幾個膽大情長一點的，因知出海行劫的這一夥餘黨大半是首惡；妖道平時作威作福，不把人放在眼裏：死活自不去管他們。餘人這次要回島去，決無幸理，未免動了臨難相顧之心，各自打算到時與各人的親故暗透一個消息，好讓他們打主意逃生。及見二鳳、三鳳下水以後，船便快一陣、慢一陣，末後竟似弩箭脫弦一般，乘風破浪，往前飛駛，頃刻之間，駛出老遠。這隻兵船，俞利新制成不久，能容二三百人，又長又大，比起妖道乘往洋裏行劫之船還大兩倍。衆人見二鳳、三鳳下水便沒上來，不知她姊妹二人幼食老蚌精液，生就神力，在底下推舟而行，以爲是使甚仙法。妖道平時呼風行船，還沒她們快。個個驚奇不置，不由有些膽怯起來。

又行了一陣，佬石在舵樓上用鏡筒漸漸望着遠方船影。恐二鳳姊妹還要前進，迎上盜船，出水時被妖道看破，動手費事，船行疾如奔馬，反無法命人打招呼。正在爲難，恰巧二鳳姊妹推得有些力乏，嘩的一聲帶起一股白浪，自動躥上船來。佬石便說前面已見船影出沒，恐是盜船，請二鳳姊妹藏入艙底。二鳳姊妹眼力極強，聞言定睛往前面一看，果然相隔里許開外，洪波中有一隻船，隨着浪頭的高下隱現，船桅上豎着一杆三角帶穗的旗，正與島中的旗相似。佬石知是那盜船無疑，一面請二鳳姊妹藏好，一面忙做準備。兩下相隔半里，便照舊規，放起兩聲相遇的火花信號。

妖道正在船上淫樂，聞報前面有本島的船駛來，知道島中兩隻大兵船業已隨着自己出海，新船要等自己回島之後纔行定日試新，怎便駛出海來？便猜島中必有事故，忙命水手對準來船迎上前去。佬石因新降之人不甚放心，再三重申前令，告誡衆人：兩位公主現在舟中，稍有二心，定殺不宥。等到船臨切近，除那頭目外，暗禁衆人不可到對船上去。自己卻裝作侍從，緊隨那頭目身側，以防萬一泄了機密。衆人中縱有二心，一則害怕二位公主；二則佬石精幹，防備甚緊，暫時俱是無計可施。佬石監視着那頭目，說俞利誤服毒果，昏迷不醒，島中無人主持，偏巧島岸邊又鬧海怪。現奉牛仙姑之命，用新制好的兵船，前來接他一人回去，搭救島主。至於那隻盜船，最好仍命他在海中打劫，無須駛回。妖道對於俞利原未安着甚麼好心，幾次想將俞利害死，自立爲王。祇是妖婦嫌妖道貌醜，貪着俞利，說此時害死俞利，恐島民不服，時機未至，再三攔阻。妖道有些懼內，便耽擱下來。此時一聽俞利中毒，不但沒有起疑，反以爲是妖婦弄的手腳，接他回去篡位。因盜船上多半是俞利手下死黨，恐同回誤事，故此止住他們，不消幾句話，便已哄信。

依了妖道本心，當時恨不得駕起妖風趕回。一則那頭目說仙姑有話，新船務要帶回；二則也捨不得那隻大船，恐人看破失去。反正那裏離島已不甚遠，見原乘兩船中俞利的黨羽已在竊竊私語，知已動疑，滿心高興，也不去理他們，竟然隨了頭目、佬石縱過新船。海上浪大，兩船相併，本甚費事，妖道過船，這邊船鉤一鬆，便已分開。妖道想起還有那搶來的兩名美女，二次縱將過去，一手一個，夾縱過來。盜船上人見他甚麼都是倚勢獨吞，又聞俞利中毒之言可疑，個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妖道也是運數該終，過船之後，越想越得意，不等人相勸，便命將酒宴排好，命那頭目作陪，兩個美女行酒，左擁右抱，快活起來。

他這裏淫樂方酣，艙中二鳳姊妹早等得又煩又悶。三鳳更是心急，不等招呼，拿了一柄快刀，便自走出。二鳳恐有閃失，連忙跟出。妖道醉眼模糊，方在得趣，忽見側面隔艙內閃出一個絕美女子，一時也沒在意，回身指着那頭目笑道：「你來時在海上得了彩頭，卻不先對我說，此時纔放她走出。」一面說着，放開懷抱中女子，便打算起身摟抱三鳳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鳳早縱到席前，舉刀當頭就砍。妖道眼前一亮，寒風劈面而至，方知不好，膝蓋一擡，整個席面飛起，朝三鳳打去。口裏剛說得「大膽」兩字，正準備行使妖法，沒防到二鳳乘妖道回頭與那頭目說話之際，早從三鳳身後躥到妖道身後，手起快刀，一聲嬌叱，朝妖道頭頸揮去。妖道防前不顧後，往後一退，正迎在刀上。猛覺項間一涼，恰似冰霜過頸，連「哎呀」都未喊出，一顆頭顱便已滴溜溜離腔飛起，直撞天花板上，吧嗒一聲，骨碌一滾，落在船板上。頸腔裏的鮮血，也順着妖道屍身倒處，泉涌般噴了出來。

妖道一死，佬石便命將船頭掉回，去追兩隻盜船時，偏巧兩隻盜船正疑妖道夫婦鬧鬼，並未疑到旁處，俱打算暗自跟在大船後面，回島看個詳細，並未遠走。反是見大船回頭來追，以爲惱了妖道，有些害怕。可又不敢公然違抗，見了大船上旗令，勉強停住。因妖道素日手段兇辣，未免懷着鬼胎。及至船臨切近，聽說妖道伏誅，大稱心意，一些也沒費事，便隨了大船迴轉。那些與盜船上有親故關係的幾個，因爲佬石監視甚嚴，誰也不敢暗中遞個消息，見他們俱都中了道兒，祇叫不迭得苦。那裏離島原祇大半日路程，當時正當順風大起，無須二女下水推行，照樣走得甚快。事已大定，佬石早請二女換了溼衣，在中艙坐定，監督兩隻盜船在前行走。盜船中人雖然遠遠望見後船中艙坐着二女，因洋裏不比江河，二船雖同時開行，前後相隔也有半里遠近，觀望不清，俱以爲大船來時，在洋裏得的彩頭，沒有在意。船行到了黃昏時分，便抵島上。冬秀早將人埋伏停當，船一攏岸，等人上齊，一聲號令，全都拿下。當時將二女接回宮去。將盜船上劫來的兩名美女交給執事女官，問明來歷擇配。一干餘黨押在牢內。當日無話。

第二日，冬秀同了二鳳、三鳳昇殿，召集島中父老，詢明瞭這些餘黨的罪惡。有好幾個本應處死，因第一次處治那些首惡，也曾網開一面，特意選定兩種刑罰，由他們自認一種。第一種是和處治上次餘黨一般，收去各人兵刃，酌給一些食糧，載入小舟，任其漂洋浮海，自回中土，各尋生路。第二種是刖去雙足，仍任他在島中生活，祇另劃出一個地方，與他們居住。非經三年五載之後，確實看出有悔過自新的誠念，不能隨意行動。這夥人平時家業俱在島中，拋捨不開，再加海中風狂浪大，鯊鯨之類又多，僅憑一葉小舟，要想平安迴轉中土，簡直是萬一之想，自然異口同聲甘受那刖足之刑，不願離去。冬秀原是想襲那島王之位，知道全島並無外人，大抵非親即故，想以仁德收服人心，又恐這夥人狼子野心，久而生變。

明知他們知道孤舟浮海，九死一生，料到他們願留不願走，纔想了這兩種辦法。一經請求，便即答應，吩咐老鐵父子監督行刑。

這時俞利黨羽已算是一網打盡，島衆歸心。二鳳、三鳳祇知享福玩耍，一切事兒俱由冬秀處理，由此冬秀隱然成了島中之王。她因島民崇拜方氏父女之心牢不可破，自知根基不厚，除一意整理島政外，對於二鳳、三鳳刻意交歡，用盡方法使其貪戀紅塵，不願歸去。日子一多，二鳳、三鳳漸漸變了氣質，大有樂不思蜀之概。自古從善政之後，爲善政難；從稗政之後，爲善政易。島民受俞利十多年的荼毒，稍微蘇息，已萬分感激。何況冬秀也真有些手腕，恩威並用，面面皆到。加以有二鳳、三鳳的關係，愈發懷德畏威，連冬秀也奉如神明瞭。

冬秀和二鳳、三鳳在安樂島上一住三年，真可稱得起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興。她以一個弱女子隨了老親遠涉洋海，無端遇盜，遭逢慘變，全家被殺，自身還成了俎上之肉，眼看就受匪人的摧殘蹂躪。彼時之心，但能求得一死，保全清白，已是萬幸。救星天降，不但重慶更生，手戮大仇，還做了島中之主，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。滿想留住二鳳姊妹，仗她德威，勵精圖治，把全島整理成一個世外樂園，自身永久的基業。偏偏聚散無常，事有前定。那二鳳、三鳳先時初涉人世，對於一切服食玩好貪戀頗深。年時一久，漸漸習慣自然，不以爲奇。第三年上，不由想起家來。冬秀本因二鳳姊妹雖然應允留島，卻是無論如何誘導勸進，不肯即那王位。對於島事，更是從不過問。又知她姊妹三人情感甚好，年時久了，難免不起思歸之念，心裏發愁。後來更從三鳳口中打聽出她姊妹二人不問島事，乃是初鳳行時再三叮囑，並說她姊妹三人既救冬秀一場，她又是凡人，不能深投海底，索性好人做到底，由二鳳、三鳳留在島上，助她些時。等過了三年五載，二

鳳、三鳳縱不思歸，初鳳也要出海來接。現在三鳳自己去留之計尚未打定，二鳳已提議過好幾次了。冬秀一聽，越發憂急起來。人心本是活動，二鳳姊妹彼時尚未成道，又很年輕，性情偏浮。起初相留，固是連胞姊相勸都不肯聽；此時想去，又豈是冬秀所能留住？一任冬秀每日跪在二女面前哭求，也是無用，最終祇允再留一月。

冬秀明知自從初鳳走後，從未來過。當時二鳳、三鳳要暫留島中，尚且堅持不許，此時二女回去，豈能準其再來？平時聽二女說，紫雲宮裏祇沒有人世間的服食玩好，若論宮中景緻，島上風光豈能比其萬一？再加宮中所生的瑤草奇葩，仙果異卉，哪一樣也是人間所無。二女這三年中對於人世間的一切享受已厭，萬難望她們去而復返，正在日夜愁煩。這日昇殿治事，猛想：「初鳳三年沒有信息，莫非宮中金庭玉柱間的瑰寶已經被她發現，有了仙緣遇合？不然她縱不念自己，兩個同胞姊妹怎麼不來看望一次？起初祇爲海底波濤險惡，壓力太大，自己不精水性，不能出沒洪波。這三年來，日從二鳳姊妹練習，最深時，已能深入海底數十丈，何不隨了二鳳姊妹同去？拼着喫一個大苦頭，有她二人將護，料不致送命。倘若冒着奇險下去，能如願以償，得在地闕仙宮修煉，豈不比做小小島國之主還強百倍？」

冬秀暗自打主意既定，立時轉憂爲喜。下殿之後，便往二女宮中奔去。到了一看，二女正在抱頭痛哭呢。冬秀大喫一驚，忙問何故？二鳳還未答話，三鳳首先埋怨冬秀道：「都是你，定要強留我們在島上，平日深怕我們走，甚麼地方都不讓去。如今害得我們姊妹兩個全部回不去了。」二鳳道：「這都是我們當時執意不聽大姊之勸早些回去，纔有這種結果，這時埋怨她，有何用處？」說罷，便向冬秀將今日前往海中探路之事說出。

原來二鳳早有思歸之念，直到三鳳也厭倦紅塵，提議回宮去時，二鳳因冬秀始終恭順誠謹，彼此心意又復相投，情感已無殊骨肉；又知此次回宮，初鳳定然不準再來，此行縱然不算永別，畢竟會短離長，見冬秀終日泣求，情辭誠懇，不忍過拂其意。心想：「三年都已留住，何在這短短一月？」便答應下來。這日冬秀與二女談了一陣離情別緒，前去理事。

二鳳猛想起，自從來到島上，這三年工夫，冬秀老怕自己動了歸心，休說紫雲宮這條歸途沒有重踐，除帶了冬秀在海邊淺水中練習水性，有時取些海藻換換口味外，連海底深處都未去過。當時因想反正來去自如，姊妹情好，何必使她擔心多慮？況且淺水中的海藻一樣能喫，也就罷了。昨日無心中想取些肥大的海藻來喫，趕巧紅海岸處所產都不甚好，多下去有數十丈，雖說比往日採海藻的地方要深得多，如比那紫雲宮深藏海底，相

去何止數十百倍。當時海藻雖曾取到，兀自覺着水的壓力很大，上下都很費勁。事後思量，莫非因這三年來多喫煙火，變了體兒？地閉仙府歸路已斷，越想越害怕，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，便和三鳳說：「久未往海底裏去，如今歸期將屆，程途遼遠。今日趁冬秀不在宮中，何不前往海底試一試看？」三鳳聞言，也說昨日潛水，感覺被水力壓得氣都不易透轉等語。二鳳聞言，愈發憂急。姊妹兩個偷偷出宮，往海岸走去。到了無人之處，索性連上下衣一齊去盡，還了本來面目，以爲這樣，也許好些。誰知下海以後，祇比平時多潛入了有數十丈，頗覺力促心跳，再往深處，竟是一步難似一步。用盡力氣，勉強再潛入了十來丈，手足全身都爲水力所迫，絲毫不受使喚。照這樣，休說紫雲宮深藏海心極深之處，上下萬尋，無法歸去，就連普通海底也難到達。幼時生長游息在貝闕珠宮，不知其可貴；一旦人天迥隔，歸路已斷，仙源猶在，頗似可望而不可即，怎不悲忿急悔齊上心來。拼命潛泳了一陣，委實無法下去。萬般無奈，祇得回上岸來，狼狼狽狽迴轉島宮，抱頭痛哭。

恰值冬秀趕來，本想冒着奇險與二女同去，聞言不禁驚喜交集。猛地心中一動，眼含痛淚，跪在二女面前，先把當日來意說了。然後連哭帶訴道：「妹子罪該萬死，祇爲當初見島中人民初離水火，沒有主子，難免又被惡人迫害，動了惻隱之心，再三留住二位恩姊。祇說島中人民能夠永享安樂，那時再行回宮也還不遲。不想竟害得二位恩姊無家可歸，如今已是悔之無及。妹子受三位恩姊大恩，殺身難報。落到這般地步，心裏頭如萬把刀穿一般，活在世上有何意味？不如死了，倒還乾淨。」說罷，拔出腰間佩劍，便要自刎。三鳳一見，連忙劈手一掌，將冬秀手中劍打落，說道：「你當初原也是一番好意。二姊說得好，此事也不怨你一人。我祇恨大姊，不是不知道我姊妹不能久居風塵，不論金庭玉柱中所藏寶物得到手中沒有，也該來接我們一回纔是。那時我們入世未深，來去定能自如。哪怕我們不聽她話，仍咬定牙關不回去，今日也不怨她，總算她把姊妹之情盡到，何致鬧到這般地步？她怎麼一去就杳無音信，連一點手足之情都沒有？我想凡事皆由命定。我姊妹三個，雖說恩母是個仙人，從小生長仙府，直到如今，也僅祇氣力大些，能在海底游行罷了，並無別的出奇之處。命中如該成仙，早就成了，何待今日？既是命裏不該成仙，索性就在這島上過一輩子，一切隨心任意，還受全島人民尊敬，也總比常人勝強百倍。大姊如果成了仙，念在骨肉之義，早晚必然仍要前來接引，否則便聽天由命。我姊妹二人，永留此島，和你一同做那島主。譬如我父親沒被俞利所害，我們二人自幼生長在島上，不遇恩母，又當如何？」

冬秀見苦肉計居然得逞，臉上雖裝出悲容，卻暗自心喜，正想措詞答話。二鳳先時祇管低頭沉吟，等三鳳話一說完，便即答道：「三妹不怪人，便盡說氣話，當得甚用？你又

沒見着大姊，怎知她的心意？大姊爲人表面雖說沉靜，卻最疼愛我們，斷不會忘了骨肉之情。況且我二人不歸，恩母轉劫重來，也不好交代。焉知不是當初見我二人執迷不返，特意給我們一些警戒？依我看，金庭玉柱中寶物如未發現，她不等今日，必然早來相接同歸了。三年不來，仙緣定已有了遇合。不是在宮中修煉，便是等我們有了悔意，迷途知返，再行前來接引，以免異日又落塵網。我們仍還要打回去主意，纔是正理。」三鳳道：「這般等，等到幾時？反正我們暫時仍做我們的島主。她來接引，更好；不來接引，也於事無礙。我們已不似從前，一入水便能直落海底，哪裏都可游行自如，有甚麼好主意可打？」二鳳道：「話不是如此說。來時路程，我還依稀記得。我們此時知悔，大姊也是一樣深隔海底，未必知道。依我之見，最好乘了島中兵船。我們三人裝作航游爲名，將島事託與老成望重之人，一同前往紫雲宮海面之上。以免一路上都在水上游行，泅乏了力，又無有歇腳之所。等到了時，我和你便先下去，能拼死命用力直達海底宮門更好；否則，老在那所在游泳。大姊往日常在宮外採取海藻，祇要被她一看見，我們祇是喫不住水中壓力過大，別的仍和以前一樣，祇須大姊上來兩次，背了我們將水分開，即可迴轉宮去。假如她的寶物已得，仙法練就，那更無須爲難，說不定連冬秀也一齊帶了，同回海底。大家在仙府中同享仙福，豈不是好？」三鳳聞言，不住稱善。當下便催冬秀速去準備，預定第二日一早便即起程。論年歲，冬秀原比二女年長，先時互以姊姊相稱。祇因受恩深厚，又因二女受島民崇拜關係，冬秀執意要當妹子，所以年長的倒做了妹妹。閒話表開。

冬秀當時聞言，情知未必於事有濟，但是不敢違拗。立刻集衆昇殿，說二位公主要往海中另覓桃源，開闢疆土。此去須時多日，命老鐵父子監國，代行王事。一切分派停當。

第二日天一明，便即同了二鳳姊妹上船，往紫雲宮海面進發。島民因冬秀私下常說大公主曾在暗中降過，說已稟明方老爹派二、三兩位公主監佐島政，再加親見二鳳姊妹屢次出入洪波，俱是到時必轉，日久深信不會再走。況且此次又與冬秀乘船同出，除集衆鼓樂歡送外，一些也沒多疑。二鳳以爲當初由宮中起身，在海中行路，不消兩個時辰便達島上，行舟至多不過一日。誰知船行甚慢，遇的還是順風，走了一日，才望見當初手戮藍二龍的荒島。三鳳好生氣悶，又要下船推行。二鳳攔道：「我們來此，一半仍是無可奈何，拿這個解解心煩，打那不可必的主意。遇好玩的所在，便上去玩玩。多的日月已過，也不忙在這一日兩天。我們原因多食煙火，纔致失去本能。正好乘這船行的幾天工夫，練習不動煙火，專喫生的海藻，蓄勢養神，也許到時氣力能夠長些。此時心忙作甚？」說時，又想起那荒島側礁石下面的海藻又肥又嫩，和宮門外所產差不甚多。反正天色將晚，索性將船攏岸，上去採些好海藻，喫他一頓飽的，月兒上來再走，也還不遲。當

下便命人將船往荒島邊上行去。一會兒船攏了岸，二鳳姊妹命船上人等各自飲食，在船上等候。同了冬秀往荒島上去，繞到島側港灣之內。二鳳姊妹便將衣服脫下，交與冬秀，雙雙跳入水內，游向前海，去採海藻。

冬秀一人坐在灣側礁石上面，望着海水出神，暗忖：「二鳳姊妹歸意已決，雖然她二人本能已失，無法迴轉海底，但是還有一個初鳳是她們同胞骨肉，豈能就此置之不管？早晚總是免不了一走。目前島政修明，臣民對於自己也甚愛戴，二女走不走俱是一樣。無奈自己受了人家深恩大德，再加朝夕相處，於今三年，情好已和自家骨肉差不多。自己一個孤身弱女，飄零海外，平時有二女同在一處，還不顯寂寞；一旦永別，縱然島國爲王，有何意味？再說二女以前留島俱非本心，全係受了自己鼓動。起初數月還可說是島民無主，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使其去憂患而享安樂，就是爲了自己打算，也還問心無愧。後來島事大定，不論自己爲王或另選賢能，均可無事。彼時如放二女走去，二女本質受害還淺，也許能迴轉海底仙府。不該又用權術，拿許多服食玩好去引三鳳留戀。假使真個因此誤了二女仙緣，豈非恩將仇報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又愧又悔，呆呆地望着水面出神。

正打不出主意，忽聽椰林內隱隱有羣獅嘯聲。猛想起昔年與三女在此宰割藍二龍，受羣獅包圍衝襲，險些喪了性命。三鳳那麼大力氣還被獅爪斷去一臂。後來多虧一虎面龍身的怪獸將獅羣趕走。雖在方良舊居石屋中尋了刀創藥，將三鳳斷臂醫好，終因當時流血過多，筋骨受損，至今沒有復原。現在二鳳姊妹下去了好一會兒，天都快黑，怎還不見上來？仗着自己已經學會水性，如果羣獅襲來，便跳下水去，也不致遽膏獅吻，心中雖然膽怯，還不怎樣害怕。又待了一會兒，獅吼漸漸沉寂，有時聽見一兩聲，彷彿似在遠處，便也不做理會。遠望海心一輪明月，業已湧出波心。祇來路半天空裏懸着一片烏雲，大約畝許，映着月光，雲邊上幻成許多層彩片，雲心仍是黑的。除這一片烏雲外，餘者海碧天晴，上下晴光，無涯無際。四外靜蕩蕩的，祇聽海浪拍岸之聲，匯爲繁響。覺得比起避難那一年晚上所見的景色，雖然一樣的清曠幽靜，心境卻沒這般閒適。屈指一算時間，三年前的今天晚上，正好被難遇救，真是再巧也沒有。